

女人脱轨



就从拥有名片开始

她在印刷名片的柜台前停住了脚步。打这里经过了无数次，从没想过名片有可能变成她生命中的东西。

她读书的时候，学生就是学生，没什么需要宣告的身分，因此还不作兴有名片，哪像现在儿子女儿才不过一个大二，一个大四，就都揣着印得眩人眼目的社团头衔的名片东给西送。

她做事的时候只是个小职员，兼作小妹，公司不是什么大生意，老板一人跑外务就够了，因此除了老板之外，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有那种需要或自大去拥有名片。再说，在那个封闭的年代，女人几乎从来没有那种遇见陌生人而进行交换名片的机会，要名片做啥？

结了婚之后，她变成了陈太太，生活圈子就更小了。谁会需要和邻居、菜贩、大楼管理员、邮差、医生、孩子的老师、区公所的职员等等日常接触的人交换名片呢？

此刻，在名片柜台前，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。

对她这么一个主妇而言，名片的真正涵意倒不是什么专业形象或社会地位，而是衬托出她生命中人际关系的狭窄——她连给陌生人名片、和陌生人交往的机会都没有。

是啊！前几天读到港星阿B和妻子B嫂的关系可能破裂的消息，据说B嫂在访问中一直强调她和别个男人共进晚餐真的没有什么。她记得读到这段报导时的震撼，倒不是因为又有一对恩爱夫妻破灭，而是清楚看见已婚女人居然连和别的男人吃个饭都需要解释，需要祈求谅解。

她胸中的不平唤起了另一段回忆。大概是三个月以前吧！她一个人回中部去看看年迈的父母，在火车上同座的男人好像还蛮谈得来的。她还记得他友善的笑容，有点尴尬，有点温柔，是她结婚二十二年以来很少见到的。

是啊！也许结了婚的女人，尤其是中年女人，脸上常常有某种「生人勿近」的标示吧！不过，那一天她的心情特别轻松，晴朗的天气是一个原因，顺利买到有座的车票是另一个原因。不管如何，她的脸色一定是很轻松的，要不然邻座陌生的男人为什么会有胆开口搭讪呢？

和陌生男人搭讪并不是她平常会做的事，或许是男人前胸T恤袋口上的小鳄

鱼吧！大学时代有个男生，她每次看到他时都只能低垂眼光看他前胸的鳄鱼，直到毕业也没敢正面接受他表达的好感。欸！那时真是太保守了，想到这里，她心中不由得对这个邻座的男人有点好感起来。

他们轻声的聊着，没有讲任何和私人状况有关的话，是嘛！萍水相逢，何必谈那么私密的事，更何况这种话题一开，立刻会扰乱他们谈话的正当性，何必呢？就让大家暂时做一下既无根又无牵挂的人吧！

于是，她们在车厢规律的轨声中谈着最近的台湾社会现象，谈好吃的餐厅，谈各地旅游的经验。眼光愈来愈柔和友善，脸色也愈来愈温暖红润，原来和陌生男人的聊天可以那么轻松又那么心跳。

过了丰原，她下意识的开始整理衣裙，眼光飘向行李架上的包包，邻座的男人迟疑了半晌，在列车的广播声中开口：「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」

她还记得自己的脸上发烫的感觉，霎那间好想继续坐到南部去。

男人帮她拿下行李，她慌乱的觉得满车厢的人一定都听到了那句邀约之词。

「不太好吧！我很忙。」

男人的眼光中有一丝失望，但是礼貌的让开过道，让她下车。车厢滑过月台

边时，她依稀感觉到背上有他眼光炙热的烧灼，也感到自己身体心灵上那股强烈的失落感。

那时我要是有名片，就可以静静的塞给他了，至少我们可以维系某种连线，以后说不定会有机会再见面聊聊。她想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是以妻子和母亲的自我定位来面对世界，好像早已忘了怎么和别人进行自在的、不谈公事的谈话。这次撇开妻子及母亲的身分来面对陌生男人温暖的眼光时，她依稀感觉到少女时代那种被注目被吸引的热力，一种使自己觉得真实存在的活力。

柜台后面的小姐迎上来一个不由衷的笑容。中年女人义无反顾的说：「我要印名片。」

除了名字、电话之外，还要写些什么呢？她拿着笔在空中划着。

名片是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，它应该表达自己的特殊爱好。好吧！上款就写「美食研究」。以她每日的烹调工作和食谱研究，这个头衔还颇恰当的。还有，也可以加上「名着阅读」。

她兴奋的幻想着邻居的中年女人皮包里都开始揣着各自的名片。对门黄太太

的名片印着「花艺与盆栽」和「女性杂志研究」，林太太是「传统腌制艺术」，康太太则是「面食专家」。她们在这些话题上的耕耘绝对可以胜任任何讨论或检验。

想到这里，她感到一阵雀跃。有了名片，有了和陌生人交往的桥梁，我们这些中年主妇也该向外发展新的人际关系了！